

丹麦驻新加坡大使大胆预测：

全球化危机？

〔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 著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ISM
OR WORLD GOVERNANCE?



全球化问题译丛

新华出版社

全球化危机？

〔丹麦〕奥斯特罗姆·莫勒 著
贾宗谊 梁平 卢爱君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危机? / (丹麦) 莫勒著; 贾宗谊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1

ISBN 7-5011-5958-0

I. 全… II. ①莫…②贾… III. 国际化—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210 号

京权图字: 01—2002—5392 号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ism Or World Governance

by J. Orstrum Moller

Copyright © 2000 by J. Orstrum Moller

Copyright © 2002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全 球 化 危 机?

[丹麦] 奥斯特罗姆·莫勒 著

贾宗谊 梁平 卢爱君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80千字

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958-0/D·944 定价: 20.00元 (内部发行)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前 言

莫勒大使的这部著作内容丰富、发人深思。他向我们提出国际政策决策人所面临的一些极其难办的问题。我们能否停止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或者至少是对它施加影响？我们如何使精英阶层更加靠近人民群众，以便制止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国际机构是国际主义的对策吗？

在实施单一的货币和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以后，欧洲联盟也不能无视现在提出的关于全球化和国际制度方面的问题。不管欧洲决定自己干，还是让别人替它干，对这些问题的集体回答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边界流动在数量上越来越大、在品种上越来越多，技术也迅速扩展开来，从而表明世界各个市场的一体化。这要归因于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个过程有许多积极的方面。例如，由于形成了更大的市场，可以得到外国资本，可以转让技术，国际专业化更加深入地发展，因而资源可

以优化配置。全球化的结果导致成本的降低、生产率的提高，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对产品和服务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全球化促使经济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进行渗透，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助于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

有意识地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助长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也是技术创新和经济领域里的一些关键性决定促成的。它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这些社会的传统组织体制是很难对付得了的。

事实上，工商界走在政府的前面，已经开始用全球观点考虑问题了，因为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政策姗姗来迟，慢慢腾腾地才到位。在发达国家，全球化的进程使得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各个经济活动之间的分野进一步拉大了。对这些事态发展没有充分准备的居民阶层被要求做出重大调整，结果使我们的社会内部出现了不平衡。全球化还使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没有参加到这个生机勃勃的新过程中来。

这些不平衡暴露了有关国家的某些弱点。这也要归因于国际调控体制中的缺点。毫无疑问，全球化加剧了外部冲击的力度，使得外部的金融危机和商业危机产生致命的影响。国际体系未能充分加强全球化所需要的调控体制，越来越容易受到经常发生的严重危机的影响。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的程度增加了，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它们之间可能出现比较紧张的关系。

当欧洲工商界享受全球化的好处的时候，人们却在担心一个无法控制的现象：许多国家或经济实体作出的决定产生着没有任何人能够加以控制的影响。这种看法对民主制的运转和对政府的合法性有着巨大的含义。公众关心的是保证或者重建民主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许多人还关心制定一些规则，来保证全球化市场未能有效管理的东西——社会目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和生活方式。奥斯特罗姆·莫勒大使的这本著作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他的分析中有一个引人注目之点，那就是：欧洲在对付国际主义的后果方面往往走在最前面。

欧洲联盟在过去 40 多年中在欧洲大陆积累了许多正面的经验。它有着无可否认的诀窍，能够在自己边界内外帮助平衡全球化的金融和经济各个侧面，办法就是，也要考虑到其它方面的需要，如社会、人文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拥有必要的手段来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的行动。为此，它必须继续努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团结一致的对别国的需要持同情态度的欧洲，继续致力于国际体制的改革和全球化市场的有序发展。

在许多方面，只有通过欧洲，只有通过共同的决心和共同的政治意志，欧洲人才能够维护他们的社会模式，更加充分而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欧洲这个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要作用的角色，能够比其它国家更有效地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

欧元的推出、单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的制定、欧洲社会模式的确立，所有这些步骤都得到广大公众的支持。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平衡欧洲利益所必需的，但有时却受到全球化的危害。为了保持这种平衡，欧洲必须协调行动和发展一体化。

欧洲最近的事态表明，这个过程只有在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扩大开放和增强责任感的情况下，才能够顺利发展。本书的优点之一就是把这一点说透了。

1995年至1999年欧洲委员会主席 雅克·桑特

目 录

前言	(1)
序言	(1)
第一章 引子	(3)
第二章 观点：飞轮	(15)
引言	(15)
技术和文化	(24)
要竞争，还是要平等？	(29)
沟通对隔绝	(39)
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43)
生产对消费	(46)
第三章 观点：参与者	(50)
引言	(50)
民族—国家	(53)
地区	(62)
跨边界的地区	(74)
企业	(78)

	国际组织	(81)
	国际压力集团	(87)
	善于沟通者	(90)
第四章	安全政策	(96)
	引言	(96)
	真正的战争	(101)
	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	(107)
	种族引起的国际社会的干涉	(113)
	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	(115)
	有组织的犯罪	(123)
	由于水、环境和能源的短缺而引起 的冲突	(124)
	由于信息、新闻、娱乐的过于丰富而 引起的冲突	(133)
	社会不平衡	(137)
	移民和难民	(147)
	传染病	(153)
第五章	政治性企业	(156)
	引言	(156)
	权力游戏	(158)
	交通通讯	(162)
	统制	(165)
	控制	(170)
	文化	(171)

	信息	(173)
	娱乐	(177)
	战略	(179)
	新的手段	(189)
	经营管理概述	(193)
	政治性企业的一些必要条件	(210)
第六章	世界模式：某些过时的观念	(221)
第七章	世界模式：概述	(237)
	引言	(237)
	民主制	(242)
	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256)
	进行干预的理由	(259)
	地区性板块	(261)
	有待于回答的问题	(267)
	在这样的世界模式中谁来扮演	
	主要的角色？	(267)
	我们应当运用什么样的决策程序？	(271)
	经济展望	(277)
	贸易问题	(279)
	经济和货币方面的问题	(283)
	安全展望	(288)
第八章	另外的办法	(293)
	本书译名对照表	(302)

序 言

几年以前，普雷格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著作《未来的欧洲模式》。此书阐述了我对欧洲前途的看法。它是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作的，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演变趋势和发展潮流。

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有了更大更快的发展。欧洲联盟开始了它的经济货币联盟。它还在设想进一步扩大，把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吸收进来。

在欧洲，像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国际主义的趋势是十分强烈的，似乎是不可遏止的。然而在幕后，由于许多国际经济力量的兴起，居民对这种发展的某些方面（如果说不是整个过程的话）打上了问号。

本书试图对危及国际主义的许多因素加以分析。它还试图指出可以用来控制国际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缓解世界各国居民中对这种演变表现出来的担心。

我认为，一种新的、更加可怕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正在取代国际主义，这种现象的兴起比大多数人想象

得要更加现实、更加尖锐。因此，需要做出坚决的努力来保持现行的国际体系，这种体系 50 多年来为世界作出了杰出的服务。

本书反映了我的个人观点，同我现在和过去曾经有过联系的那些机构的立场不一定是一致的。我的秘书玛丽·纳拉雅南对我的手稿的完成给予了大力协助，对她谨表示谢意。

第一章 引 子

文明史上反复出现的潮流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不断摆动。

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显示屏上似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自 1945 年以来，我们的文明一直大力追求着国际主义不断增强的目标。在历史上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期内认同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目标。

经济和贸易已经自由化了。自由的商人不必在充满石头的葡萄园里辛勤劳作来为自己的事业辩解了。听众是来听取已经采取的决定的理由的。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说服。他们已经确信无疑了。

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了政治机制来控制经济、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 20 世纪后半期还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制反映了由下而上的做法。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让·莫内在 1949 年提出的、由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加以执行的第一个步骤显然带有明确的

政治目的，即：使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结构一体化，以阻止法德之间发生另一次战争。如果爆发那样的战争，那将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第四次战争了。但是，除了那个步骤以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有政治基础设施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赶上整个世界的发展。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从国家的范围转向国际的范围。各国的立法过程越来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了。立法试图加以控制的经济现象发生在国际范围内，因而逃避了各国的立法。为了保持政治控制，立法过程不仅有必要，而且不得像它应当加以控制的经济现象那样，也推向国际水平。各个国家不知不觉地、默默地、有时是勉强地也跟着这样做，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很大一部分）主权。

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世界一直生活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这种局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一些被保护国，后者在不同的程度上愿意支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做出的决定。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使得世界更加趋向国际化。维持和平（甚至缔造和平）、控制危机和人道主义援助成为注意的焦点。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前南斯拉夫。欧洲联盟、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先后去那里缔造和平，同时为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之间互相残杀而形成的难民提供食品。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信息和娱乐基本上是国家
的特权。而到了 20 世纪的后期，这些东西则抛弃了国家
的束缚，成为国际现象。各个民族—国家再也挡不住
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的传播，无法向自己的公民隐瞒真
相。高技术成了伟大的解放者，把那些同外界隔绝的人
从孤陋寡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情况使独裁制度纷
纷垮台：伊朗的国王、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甚至
“邪恶帝国”苏联本身。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
可以得到外界的信息，而且还因为外界的信息揭示了一
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国家的统治阶级向自己的民众撒谎
几十年。统治者丧失了合法性，被当场抓获，很快失去
了政权。

到了 20 世纪末，主导的潮流是愿意放弃过去的主
权，而代之以制度化了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事实上，虽
然“主权”这个字眼作为常规智慧的象征仍然受到尊
敬，但是，它也正在慢慢寿终正寝。今后继续坚持本国
的立法，不见得合时宜，因为这些立法纸面上看起来不
错，实际上变得毫无用处。一些国家可能仍然（有些国
家甚至很喜欢）推出一些限制跨国公司活动的立法，从
而使得这些公司到别处开展业务。同样，一些国家可能
对空气污染或核电站的安全措施采取严格的规章制度，
结果发现周边的国家可能仍然在污染空气或者仍然在
建立核电站，因为那里的规章制度比较宽松。

正在出现的趋势是，不是放弃主权，而是共享主

权，实施一些共同做出的决定。通过这样的做法，各国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避免成为安徒生童话中的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它们可以对有关本国境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规则和立法施加影响，而不是站在一旁，成为他人确定的规则的牺牲品，或者成为不受约束的国际市场力量的牺牲品。

不过，到 20 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虽然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里，但是，在滔滔海浪的颠簸下，有些人无所谓，而另一些人则很不舒服。在欧洲，尤其是这样。那些自 1800 年以来一直是过着这样日子的欧洲国家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情。多少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组合主权（甚至是收集主权）。现在，要把一部分主权交出去，那是很痛苦的。每当它们闻到桌子上的东西有交出主权的味道时，它们就支吾拖延。欧洲的一些新的国家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它们喜欢这种事态发展，它们要求更大程度的一体化和更多的共同决定。

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的战略家们发现很难找到新的话题。他们在论述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均势方面是有一套的，但是，新的威胁是什么？战略家们在和平的环境中工作，没有一个可以引起他们注意的威胁，是很难愉快起来的。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智力从军事战略方面引导开来。由于这个原因，很少人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今日的世界面临的威胁是，国际主义并不

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

智力的精英们自 1945 年以来策划了从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发展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伟大变动之一。民众也跟着走了，这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场变革的意义，而是因为劳动分工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欧经济的一体化是在经济空前大发展和民众、工人的福利连年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亚洲的奇迹也是这样，它起初包括日本，后来包括南朝鲜、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四小虎，在最后阶段也包括中国。由此可见，每个人都上了这条船，因为很明显，每个人的生活都改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增加福利的老办法被证明仍然有效：受惠的人可以为那些不支持这个措施的人付出代价，而自己的生活仍然得到改善。

与这个事态的发展并行的是，在国际上可以看到制度化。不仅贸易和资本流动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因素从国家水平上升到了国际水平，而且控制基本经济因素的立法框架也跟着如此作了，虽然略微滞后了一些。欧洲人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到欧洲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到欧洲联盟。这种演变反映了日益成长的、越来越强大的一体化，要求在伴随制度化框架方面有一个平行的发展。东南亚人成立了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希望发展成亚洲自由贸易区。在北美，这种演变形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有这些机构的诞生都离不开这样的真诚强烈的愿望：要求建立国际机构来取代国家机构，因为后